

学诗手记

牛汉

今译本新序

责任编辑：苑兴华

封面设计：叶雨、马少展

今诗坛丛书

学诗手记

XUESHI SHOUJI

牛 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新街口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文了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78,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02·90 定价1.25元

目 录

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	1
感激	1
永远说不清楚	1
迷恋着画	2
接生我的女人	3
我尊敬蚂蚁	3
父亲和他的书	4
唐诗	5
母亲	5
流亡到大西北	6
画吹号者	7
从画到诗	8
最初读的两本诗集	8
我的老师	10
从来不按理论写诗	11
危难和抗争	11

几首情境相同的诗.....	12
诗剧《智慧的悲哀》.....	14
从梦境走出来.....	14
真正的诗有繁殖力.....	16
需要独创性.....	17
友人的批评.....	17
苍凉的伏牛山.....	18
磨炼.....	18
石怀池的笔.....	19
生活要肉搏，诗要升华.....	20
《彩色的生活》.....	21
并不是空白.....	22
诗又在心中冲动.....	23
关于情境诗.....	24
自由诗也是民族形式.....	27
风格.....	28
并没有凋谢.....	30
——简介二十人诗集《白色花》	
关于“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45
——在一九八三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 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	
荆棘和血液.....	66
——谈绿原的诗	

一个钟情的人	76
--------------	----

——曾卓和他的诗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87
----------------------	----

我与华南虎	95
-------------	----

沉重和苦恼	102
-------------	-----

——《海上蝴蝶》后记

惶愧和抱负	106
-------------	-----

——《沉默的悬崖》后记

永不沉没的世界	110
---------------	-----

——序《太阳的孩子》

序《缀满鲜花的诗篇》	117
------------------	-----

陈辉的《十月的歌》编后记	126
--------------------	-----

雪峰一生的诗歌创作并不存在

第三个时期	130
-------------	-----

冯雪峰谈《赶车传》	134
-----------------	-----

差一点	136
-----------	-----

感觉与意识	138
-------------	-----

形式主义与感情稀薄	140
-----------------	-----

把生命的火焰塑形为诗	141
------------------	-----

从“博学诗”想到的	143
-----------------	-----

独特性	144
-----------	-----

我与草木的根.....	146
关于流派	148
蔡其矫谈北岛的《和弦》	150
读阿垅悼亡妻诗.....	151
 没有形成诗的札记	 152
几句说明.....	152
感谢你，白色的山茶花.....	153
《悼念一棵枫树》的萌生.....	154
半棵树.....	154
野玫瑰墙.....	155
螳螂和汗水.....	156
只有根一直醒着.....	156
长颈鹤为什么沉默地飞.....	157
汇合.....	157
野生的草莓.....	158
那些年.....	159
小诗的故乡.....	160
一滴血是一把火.....	161
街头画展.....	161
路是热的.....	162
花是一盏盏灯.....	163
腊梅花开的时刻.....	163

呼泉.....	164
千手观音.....	164
破钟有心.....	165
诗人骑马去了.....	165
后记	167

对于人生和诗的 点滴回顾和断想

感 激

肃立在庄严的人生和诗的面前，我的心感到愧疚不安，是人生和诗冶炼、净化并塑造了我这个平凡的生命。苦难不能成为贫弱的理由，我的奉献太少了。

永远说不清楚

我怎么写起诗来，正如我怎么长大成人一样，只用语言文字是难以说清楚的；不仅现在（记忆力衰退）说不清楚，三十年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为了这个难题，一再地蒙受屈辱与灾难。

迷 恋 着 画

有一点我能以说清楚，在练习写诗之前，我曾长期痴痴地迷恋着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世间有诗这个圣物或者魔怪。

童年时，耽于幻梦，肮脏的衣袋里，总装着几小块木炭或粉笔头，只要遇见可以用笔之地，就随心所欲瞎涂一气：画公鸡、马、绵羊（我自七八岁起经常放牧我家的十来只羊，从蒙古赶来的，有一只个头特大的黑脸羊，能驮动草袋和我）、骆驼（冬夜，铃和狼嗥声凄凉地飘荡在雪野上）、豹子（也是冬夜，我家房顶上常有咚咚的弹跳声，祖母悄声说：“豹子进村了……”），还画我没有见过的帆船，家乡的滹沱河不能行船。有一年，我以稚拙的笔模仿灶君奶奶的神情，把我祖母的容颜描画到窗户纸上，大概画得有几分象，当邻居金祥大娘迈进我家院门，猛一看以为我祖母正坐在窗口边朝娘凝望哩。或许是这位巧嘴大娘让我祖母高兴娘意这么说的，也未可知。有一两年，我天天学着弄泥塑、彩塑，我的家乡到处是深红色的胶泥。

接生我的女人

把我接生到世界上的产婆是我们村的仙园姑姑，她满脸麻痕，粗手大脚，笑起来却很美很甜。她前些年才老死。听说她晚年还惦记着我，说：“黑小子答应画我的像，还没画给我看。”黑小子是我的奶名。五十年前我答应过为仙园姑姑画像，我早已忘记，可她还记得牢牢的。中学时我在西北高原曾写过一首诗献给她，诗早亡佚。只记得诗里描写到她的“枣红的脸，枣红的手”。我并没有忘记她。

我尊敬蚂蚁

小时候，我与村里的孩子们愚昧地吃过不知多少只蚂蚁，大人说人世上蚂蚁最有劲儿。我想成为一个孔武有力、赛过我祖先的骑士。我是村里孩子中的摔跤好手，几乎天天黄昏要摔跤，滚得泥汗满身。直到今天，我仍尊敬自然界沉默的大力士蚂蚁。

父亲和他的书

二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有一年的冬夜，他回来，我已入睡，他的冰冷的手伸进被窝抚摸我的脊背，我被弄醒，听见父亲说：“这娃娃太瘦……”他可能有点消沉，在家乡实实在在种了七年地。他是个很不寻常的庄稼人，能吹笙管箫，我家有两船笙，农闲时他领头闹起“自乐班”，在村里五道庙门口吹吹打打直欢乐到深更半夜。我也学会吹笙。父亲会制作精美的风筝，还是捕鸟逮蛐蛐的能手。他有一架书，其中有成套的《新青年》、《语丝》、《创造》，还有装帧别致的《新月》。父亲每年订阅《中流》、《译文》。我上初中那年，在《中流》上看见鲁迅逝世时许多令人哀伤的照片，我临摹了一张速写像：鲁迅的头发乱蓬蓬的，颧骨高耸，横眉之下的眼睛紧紧闭起。我父亲难过了好久，有好多天不吹笙、不说笑、不喝酒。我读到高小时，常翻看父亲的书，喜欢《新月》的封面和正文中的插画，但诗全然不懂，有生以来第一次朦朦胧胧晓得，旧诗之外还有另一种同样看不懂的新诗。父亲那派生活情趣，对于大自然和人

生的美的敏感，以及他那一架莫测高深、感人心灵的书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包括他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性也传给了我。我问过父亲：“为什么那刊物名叫《新月》，难道月亮也能分出新和旧吗？旧的月亮一定是皱的、破烂的。”父亲称赞我问得有意思，但他答不上来。十几年过后，父亲还向别人提起过我问过他的这个天真的难题。

唐 诗

教我背诵唐诗的是母亲，并不是父亲，尽管父亲常常独自吟诗。母亲教会我背诵几十首唐诗，从不向我讲解内容。她用家乡口语，只有我这个儿子能听懂语调吟诗，我觉得很动听。

母 亲

四十年代，我写过一首《爱》，记述我母亲的事。小时候，阎锡山开渠占了我家的农田，分文不给，我母亲生性火爆，怀里揣着菜刀，悄悄闯到阎的家里想杀了他。诗里的情节全是真实的。母亲去阎锡山村子坐的拉炭车，就是仙园姑姑的儿子

宝书赶的大车。母亲说我的个性很象她。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汉中牢里关着，母亲跋山涉水来探望我，没有流泪。父亲不敢来探牢，一个人在家里叹气，喝酒，写悼亡诗。

流亡到大西北

一九三七年十月，深夜能听到平型关一带传来的炮声。父亲领着我流亡到陕西。翌年初，在潼关东门内住了一个多月。我天天坐在坍塌的城墙头，遥望着黄河那岸苍茫而冰冻的土地。夜里黄河悲壮的浪涛冲击着潼关古老的城墙，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我几次想瞒着父亲独自回山西去。我在潼关那个月，诗人艾青正在潼关，他写下了象北中国大地一样淳厚而宽阔的诗《北方》。一年之后，我读到诗里描述的情景，深深受到感动。到了西安，我在大街上叫卖了几个月报。有一则战讯说，我们家乡山西定襄县城收复了，我热泪盈眶，举着报纸在大街上喊叫：“我的家乡收复了！”报纸一会儿卖光。花了两块钱的学费，（我母亲把十块探元缝在我的棉裤里，过黄河时，我坐的木船翻了，我自小会游水，一点不怕。当我在琥珀色的

河水里挣扎时，我还摸了摸裤裆里两排硬梆梆的银元。一个老水手把我救上了岸。)在西安民教馆学习漫画。同年五月，我徒步攀越陇山到甘肃天水上中学，这所学校专收容战区流亡学生。

画吹号者

因为爱画画，常为学生墙报画插画，有几次画上配了三五行即兴抒发的文字，这是我记忆中最早写的象诗的东西，写的什么，画的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一九四〇年升入高中时，与几个同学办墙报，我把艾青的《吹号者》画了一幅画当作报头，画有点怪诞，是从《吹号者》题词中一句话“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获得的灵感。画面上挺立着一个吹号的兵，单线构图，在兵的身躯里画了一道道鲜红的血脉，从手臂、腿脚、腹腔、肺叶、头颅……汇聚到了心脏，再由心脏流经喉管，注入弯曲的铜号，最后从号口喷射出血红的星光线状的声音。不知出于什么念头，我把吹号者的血脉的源头画入深深的大地层，因为我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这构思并不新颖，但画面上那一道道血红的脉络很刺激人的感官和

心灵。我吹过号，上高小时练的，秋游时我是号手之一。在甘肃甘谷县读初三那年，为了赚点零花钱，我曾经为学校吹了半年号，起床、熄灯、上下课都须按号谱吹。因此，我能体会到那颤颤的号声如何从人的体躯深处（不仅来自肺部），夹带着生命的热血气向沉寂的人间吹送。这一年，我患了轻微的肺病，显然与吹号有关。

从画到诗

回想一下，我从童年到青年，画的画比写的诗要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画画的天趣转入到诗的梦境之中，当年买不起颜料和纸也是一个实际的原因。诗与画在我心灵里象两颗明亮的星星并成了一颗。好比荷叶上的两颗水珠，碰之下就幻变成天衣无缝的大水珠。直到几十年后我仍深深地爱着画。近几年我为梵高和蒙克的画写了几首诗，有些画，我一看就想写诗。

最初读的两本诗集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或初冬，我正读初二，学校

里有个高三级的同乡赵增益，文质彬彬，面色苍白，两只大眼睛格外妩媚有神采。他的为人和学识是我最为钦佩的。他送给我和同班好友穆潭封两本诗集：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他对我俩说：“这是我国当今最新的诗。”来到世上，第一次见到诗集。《野花与箭》的沉郁而略带哀伤的青春气韵，我当时难以理解，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可能与我父亲相近似。父亲在家时也写新诗，但我没有看见过。只有我低声朗诵《野花与箭》中的某几篇诗，才领略到遥远而并不陌生的情感。田间的诗强烈地震撼了我幼稚的渴望投入战斗生活的心灵，连他的那种被人嘲笑的分行样式我都喜爱。我以为田间昂奋的激情，奔跑的姿态，只有用短促而跳跃的节奏才可相应地表达出来，假如以精雕细琢的词汇、沉缓的调子、板板正正的格律去框住田间诗的飞动的意象，是难以想象的。田间当年的诗是健壮而红润的，粗砺的语言是有很大的爆发力，我有两三年光景沉醉在他的战鼓声中。不必去一一评析田间当年哪几首诗完美、醉几首诗粗浅，重要的是感受他那些艺术上参差不齐的诗所形成的与时代脉搏相合拍的美学趋向。

我的老师

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写了一首近百行的“诗”，赞颂奔走在抗日前线的战士们，登在同班同学办的墙报上，首次用谷风的笔名。写这首诗，我内心并没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而是觉得应该写这样一首歌颂全民抗战的诗。空泛与稚拙是可以想见的。有一天，生活书店的薛经理来到我们学校，看到这首“诗”，可巧我路过那里，薛经理对我说：“热情倒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诗味。”我问他什么是诗味，他回答说：“你应当多看艾青和田间的诗，跟着他们写下去，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是诗味了。”他这几句话我几十年来从未忘怀。此后我在报刊上专找艾青、田间的诗看。薛经理是南方人，圆圈的白皙的面孔上总浮着沉静的微笑，他是当时皖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我、鄱潭封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同班同学（他去过陕北）作为一个小组受他领导。我们经常从生活书店后院的书库里选些书刊带回学校阅读，《七月》、《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能看到。我还看了几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入门的书籍。每天清晨，三